

未完成的画像

〔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著



27

1/1

未完成的画像

[苏] 亚·鲍·恰科夫斯基 著

贾宗谊 周爱琦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Александр Чаковский
НЕОКОНЧЕННЫЙ ПОРТРЕТ
«ЗНАМЯ» № 9 1983
Москва

根据苏联《旗》杂志一九八三年第九期译出

责任编辑：王荣久

封面设计：朱根华

未完成的画像

〔苏〕亚·鲍·恰科夫斯基 著

贾宗谊 周爱琦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通县科技印刷厂排版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4.5 字数：105,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300

书号：10003·003

定价：0.57元

前 言

为什么我要写一部关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书？

看来，我应该住手，因为关于他的书已经写了有上百卷之多。我既不是政治学家，又不是历史学家，同罗斯福素昧平生。怎么竟敢写这样的书？

但是，我写的书并不是研究罗斯福的政治生涯和政治活动。我的主要目的，是谈谈他对苏维埃俄罗斯以及对苏联人民的态度。尤为重要的是，在大约五十年前，正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主动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

这是一部“纪念性”的书吗？不，绝对不是！我写这位已故的总统，是由于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把他同后来一些白宫的主人相比，我认为他是值得仿效的榜样。

近年来，对我国抱着病态的反感情绪的美国总统不止一个。一个想要发起反共“十字军远征”的美国，一个日日夜夜在杀害和平公民、政治活动家、甚至总统的美国，一个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也强加于我国的美国，一个践踏着起码人权的美国，它一方面假惺惺地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公民的命运而哭泣；另一方面又花费几十亿、乃至几百亿美元，妄图以武力使我们屈膝。这就是轮流在白宫执政的某些人过去和今天所惯用的方法和手段。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却迥然不同。他不顾美国反动派的疯狂抵制，在外交上承认了苏维埃俄国。

他领导的国家在反抗希特勒的骇人年代中同我们结为盟友，他以半身不遂的患病之身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到雅尔塔同反法西

斯的盟友进行会晤。

不错，当时的盟友并非在一切问题上都协同一致。对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代表来说，那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我们决不会忘记，罗斯福佩服苏联士兵的勇敢顽强，赞赏他们的爱国主义。他曾经想象，一朝炮声停息，就可以建筑起被美国总统称之为“睦邻大厦”的未来的联合国组织。

那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共产主义的信徒吗？或者说，他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理想？

哦，不。他同共产主义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他用自己的意志、经验和才干帮助美国资本主义战胜了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他是资本主义的救星。尽管他看到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反人性的和无人道的性质，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其他种种弊端，但是他仍然愿意选择这个制度。同时他也是个聪明的人，能够高瞻远瞩，看到社会发展的前景。

这就是说，即使不同意某种政治观点，不承认某种制度，也可以尊重其他信奉这种制度的人民群众吗？当世界遭到毁灭性的威胁时，不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也仍然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盟友吗？

是的。罗斯福按其教育、生活态度及其倾向性来说，都是一个资本主义者。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把美苏关系建立在睦邻、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罗斯福作为资本主义美国的忠实儿子，也是苏联的朋友。

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曾经写过一部小说，名叫《在这儿不可能》，描写了法西斯主义的新变种——美国法西斯主义如何在美国诞生，并如何在国内为非作歹。

时间将会表明，这种现象在当代美国有多少可能性。但是，无论如何，只要罗斯福在世，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罗斯福的生平活动表明，他所争取的是另一种可能：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

因此,我认为,今天写一本罗斯福对俄国、对苏联态度的书是适时的。

如果不嫌我放肆的话,我要说,这本书写的是“我的罗斯福”。从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的记录中,从无数关于他的书籍中,从他在海德公园和温泉的回忆录中,从他那些亲朋好友的谈话中,从他本人的演讲中,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罗斯福。从他的画像上(包括最后那张未完成的画像上)望着我的也是这样一个罗斯福。

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一本按照常规来写罗斯福的书,我不打算这样来写。我只对读者叙述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晚年的一段生活。至于他在此以前的活动,我只是根据我的构思需要而加以回顾。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并非昏厥
13	第二章	狮子与狐狸
26	第三章	到温泉去
47	第四章	关于所罗门王的寓言
70	第五章	最可怕者莫过于恐惧
82	第六章	思想旅行
98	第七章	向“过去”迈出的第一步

第一章

并非昏厥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的早晨，罗斯福醒得很早。他的第一个下意识反应是感到欣慰，因为他已经来到了心爱的温泉，这里离华盛顿有一千多英里。

这个地方位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附近，是罗斯福多年前发现的疗养胜地。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就听说世界上有一处被上帝所抛弃，被世人所遗忘的疗养地，是治疗脊髓灰质炎的好地方。当时，他相信体育锻炼，特别是游泳会使那两条坏死的腿恢复生机。温泉以它能治病的泉水而闻名，罗斯福曾希望它对自己的病有所裨益。

当他在温泉中洗澡的时候，他那两条病腿确曾有一些复活之感，好转了一段时间。但终究是一种暂时现象。后来罗斯福又多次到温泉来，但最终，他明白了，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水疗和体操把他搞得疲惫不堪。结果，他的双手锻炼得力大无穷，强健的身躯足以使任何一个举重运动员看了眼红，但是，两条腿……却象以前一样，他得靠拐杖行动，后来，他又把双腿套在特制的矫形器上——一种足有五公斤重的金属制品！但是即使套上这个家伙，也得靠旁人帮助才能移动。最后，无可奈何，只好坐轮椅了。

尽管在温泉的治疗没有希望，但罗斯福还是喜欢这块地方：幽静的环境，浓密的松林，潺潺而流的泉水……。总统对于周围那些简陋的小木房不大在意，这里唯一的砖石结构是一座老式的、年久

失修的三层楼旅馆。后来专门为罗斯福建了一幢别墅，实际上不止一幢，还附有宾客和服务人员住的住宅。一九二七年，当时尚未当上总统的罗斯福在这里为脊髓灰质炎患者建立了一所医疗中心——“佐治亚温泉基金会”。据说，当时建这座医院花费了罗斯福三分之二的资财。

……现在，总统躺在床上，快慰地想到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华盛顿。若不是头痛得厉害，本来一切都是称心如意的。头疼，大概是晚上没有睡好。说实话，他感到异常的疲乏。不久前，他千里迢迢地赶到雅尔塔去参加三个盟国的首脑会议，罗斯福相信这个会议将会保证战后世界的安宁。

总统原希望回到华盛顿后能够休息一下，实际办不到，他立刻又陷入纷繁的事务中。

只有现在，在可爱的温泉，他才真正得到了解脱。他指望在这里能多少解解乏。

罗斯福今天本来可以多睡会儿。总统的侍从——黑人阿瑟·普雷蒂曼昨天晚上就告知他，从华盛顿送信来的航班由于天气不好，误了班。不过，由于后脑勺昏沉沉的，即使他还没有睡够，也无法再睡了。

“阿瑟！”他唤了一声。

普雷蒂曼应声而到。他是绝对忠于罗斯福的内臣之一。一般来说，总统周围的人都是忠诚的。罗斯福有一种惊人的才干，吸引着人们永远跟随他。

“早安，总统先生！”普雷蒂曼笑容可掬地说，“晚上睡得好吗？”

罗斯福没有提起头疼的事。反正医生一会儿就来，他会知道的，不过，这里指的不是总统的私人医生罗斯·马金太尔，而是罗斯的助手，年轻的心脏病医师霍华德·布鲁恩。近来，罗斯福出门的时候，一直由他伴随。马金太尔则留在华盛顿，这样，即使总统暂时离开首都也没有人知道。对于千百万美国人来说，罗斯福似

乎始终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写字台边。

“邮件还没有来吧？”罗斯福明知故问地说了一句，没有等对方回答，又接着说：“把当地报纸给我拿来吧。还有早餐。像平时一样：火腿煎蛋和一块烤面包。”

罗斯福吃东西一向简朴，不大变换花样。

“是的，先生。”普雷蒂曼应了一声，出去了，转身就拿了报纸进来。“早餐马上就好，先生。”

总统看了看表。他还不急着要起来。露西和舒玛托娃要午后才来，女画家认为上午的光线不够理想。舒玛托娃已经一连三天为他画水彩肖像画，因而，他每天都能见到露西。

等邮件来了之后，他要向格雷斯·塔利口授一篇准备在旧金山会议上发表的讲稿。然后，今天的快事是在“哥伦布公路”旁的草地上野餐。其中的一道主菜是烤乳猪。

罗斯福翻开《亚特兰大宪法报》，对第一版匆匆浏览一遍。美联社报道，纳粹军队继续溃退，俄国人已接近维也纳。美国第九军离柏林尚有五十七英里。希特勒宁愿在西方当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俘虏，却要同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军队血战到底。现在，苏军离柏林只有三十二英里了。

罗斯福以讥讽而又宽宏大量的心情想到了丘吉尔，丘吉尔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了这些新闻，他定将因为他的“巴尔干方案”没能实现而大为恼火哩……

总统又浏览了报纸的其它几版，遗憾的是报纸没有发布白宫的例行公报。他来这里之前，准备好几份“迷惑”人的公报，定期在各报发表，以便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罗斯福仍然呆在首都。

普雷蒂曼把早餐拿进来，放在一张便于搁在床上的小桌上，用熟练的动作托起总统的头，把枕头拍拍松。

……随后，布鲁恩大夫进来了。他照例提着一只随身用的皮包。大夫脸上露出他那种职业所特有的笑容，以便让病人感到：一切正常。布鲁恩和他的上司、白宫的主要医生罗斯·马金太尔一

样,非常了解自己的被保护人。他进来问好的时候,就发现总统的嘴唇和手指甲有点发青。

大夫听了听罗斯福的心脏,然后把听诊器塞进提包,拿出血压计来。布鲁恩并未发现总统的健康状况有什么异样。不过他看病向来不仅仅根据听诊的结果,而且还要根据其它一系列特殊的症状。布鲁恩发现,总统的下嘴唇有时疲软地耷拉下来。他的听力也似乎比往常差,平时,罗斯福总是高高兴兴,爱说爱笑,喜欢同医生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但是近日来,他时常显露出漠不关心的表情,对医生的触摸和听诊没有反应,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医生的存在。他显然有些不适。大概是太疲倦了,繁重而紧张的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哪怕连一个十分健康的人也吃不消啊。

“哦,总统先生,从客观上看,一切都正常,”布鲁恩量完血压,装出很乐观的样子说:“你自己感觉如何?有什么不舒服吗?”

布鲁恩知道,总统不大诉说自己的病痛。哪怕是重病不起,他也不会垂头丧气,他总是那么生气勃勃,爱说笑话。他那种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幽默的精神,就像他那坚强的意志和明晰的头脑一样,在国内是尽人皆知的。

“哦,有什么不舒服吗?”布鲁恩又问了一句。

“太平无事,大夫,”罗斯福回答。他停顿一下,又加了一句,“就是有点头疼。”

“那我们马上来对付它,”布鲁恩轻松地说,似乎故意强调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来,把头抬起一点,总统先生。”

对颈肌做了按摩之后,疼痛果然消除了。他感谢大夫,并邀他一起进餐。布鲁恩走了之后,总统把普雷蒂曼叫了来。

“我要穿衣服起来。阿瑟,画家还没有来吧?”他问。

“她已经在客厅里等着了,先生。”侍从答道。

“好极了,”罗斯福说,“那么说,人都来齐了?”

“是的,总统先生,都来齐了。”

这位老黑人侍候总统多年，非常了解“都来齐了”这几个字在主人头脑中的含义。其实，今天，罗斯福指的只是一个人——露西·拉瑟福德。前年夏天，她把自己的女友伊丽莎白·舒玛托娃——一位俄国女画家带到白宫来见他。露西表示，她想要一幅他的水彩画像留作纪念，在她的劝说下，总统同意拿出几次时间来让舒玛托娃画像。

在必要的时候，罗斯福可以拒绝内阁部长，拒绝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巨头们，甚至拒绝自己的家属子女。可是对于露西，他总是有求必应。从年轻时代起，他就爱上了这个女人，当时，他还没有患上这该死的病，像所有的人那样，走路不用拐杖，不用矫形套，不需要自己的保卫人员来帮这种有损尊严的忙。

他同疾病作了长时期的斗争。但是往日的恋情，却总是难舍难割，缠绵不断。罗斯福身边左右的人几乎都知道她。他的妻子埃莉诺也知道这件事。对此，罗斯福曾经向妻子作过艰难的解释。但是，随着岁月流逝，埃莉诺明白了，即使像她丈夫那样刚强不屈、权震国内的人物，也难免儿女情长啊。埃莉诺暗暗希望她丈夫同露西的会面越来越困难，直至最后完全中断。

……在别墅的一室安放电话，可以直接同白宫和海德公园通话。布鲁恩在这里同自己的上司马金太尔挂了电话。罗斯·马金太尔在海军舰队经过长期无可指摘的医务工作后，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现在布鲁恩向他报告早晨看视总统的情况。总统的秘书比尔·哈西特和格雷·塔利从薄薄的墙板后面听到断续传过来的几句话：“血压180—110，心脏眩，还是那样，有点扩大，有杂音。是的，先生，当然，……”

……罗斯福在普雷蒂曼的帮助下脱衣洗澡。今天，他应该同前三天穿一样的衣服：深灰色上装，红色“哈佛”式领带，还有深蓝色的、带金属扣环的斗篷。这件斗篷是水兵们多年前送给总统的礼物，照例只有海军军官才有资格穿上它，舒玛托娃特别看中这件斗篷。她说，这幅未来画像就题名为“穿斗篷的总统”。

一想到在整整一个小时内他得忍受那位喋喋不休的、手忙脚乱的女画家的摆布，总统不由得敛起笑容。但是这幅画像是露西要的，而且是早就说定的，……

然而罗斯福又恼火地想到，这一个小时内什么事也干不成了，而且处处要服从这位女画家的要求：“把头低下一点，总统先生，……好，抬高一点，……不，不是那样，转过来，向右转……”。但愿这段时间他能够面对着露西，就像前三天那样，她一直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

露西非常理解罗斯福的心情，在第一次开始画像之前，她说：“总统先生，你尽量放松，想些有趣的和重要的事。或者回忆一些过去的事……”当着别人的面，她不好再多说什么。

说得倒挺轻巧！

幸好舒玛托娃曾向他保证，今天是倒数第二次，过了后天他就完全解放了。……何况今天还有一顿愉快的正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野餐。当然，露西也在一起就餐。想到这些，总统的心情稍稍宽慰一些。

当普雷蒂曼推着轮椅，把罗斯福送到小小的客厅时，总统面带笑容。

象前几天一样，所有的妇女都在场。总统的堂妹玛格丽特·萨克利正低头做针线活，看见他进来，把活儿搞到了一边。另一个堂妹劳拉·德拉诺，正在给花瓶换水。舒玛托娃在画架旁边忙碌着。她的紧身上衣扣得整整齐齐，上衣的翻领上还别着一大朵人造花。

但是总统没有注意这几位妇女。他的眼里只有露西。当她看到罗斯福的时候，她的眼神一亮，露出一种异样的、快活的光芒。露西坐在沙发上，两手交叉放在膝上，挺直身体，紧张地期待着。当总统终于出现的时候，她才轻松地往沙发背上一靠。

在场的人几乎都感到这个房间的主人是愉快亲切的。他像往常一样，向妇女们一一问好，诙谐地向她们报告今天要吃烤

乳猪。

在普雷蒂曼的帮助下，罗斯福从轮椅换坐到椅子上。舒玛托娃匆匆穿上工作服。画架上夹着那张即将完成的总统肖像，不过画家认为，这张画还远远没有完成：她没有画出总统的眼神、还有额头上的光彩，“哈佛”式领带的颜色和斗篷上的各种皱折也不理想。三脚凳已摆在画架前面，旁边的小桌上搁着画稿、调色板，一套画笔、铅笔、吸水海绵和盛着水的钵子……。

舒玛托娃用纯粹的、不带口音的英语对总统说，今天可能要比昨天“多受会儿罪”。

“只要别耽误吃烤猪就行，”总统风趣地说，“否则小乳猪得烤糊了。”

女画家在自己的三脚凳上就座。着手工作之前，先用职业性的眼光对着总统的面容仔细端详了一阵。她发现，总统刚才给她的印象是虚假的……

她原来想把全美国、全世界都熟悉的那个罗斯福画下来：那宽阔明朗的前额，稍长的、没有皱纹的下颌，关切而又带点儿嘲讽的眼光，微微的笑容，一排平整洁白的牙齿，尽管总统有吸烟的习惯……她知道，这就是露西爱的和经常看到的样子。

但是今天，尽管总统仍然带着亲切的笑容，开着玩笑，而舒玛托娃却发现，他的眼泡有点浮肿，嘴唇发青，眼神流露出疲惫不堪的神色……

舒玛托娃出于画家的本能，不由得按照她现在所看到的样子画了起来。

但是她立刻就发现这样画不行。

她迟疑地搁下画笔，忘了把水甩干，也没有发现一大滴颜料已经滴到了地板上。舒玛托娃寻思着：“不对，这不是露西所要的画像。她不会愿意，肯定不愿意让她最心爱的人在垂暮的时刻出现在她的女儿的面前。……”

舒玛托娃试图恢复第一次画像时罗斯福的容貌。她请求总统

向窗户侧转身去，转四分之一，然后转二分之一。她从凳子上跳下来，跑到罗斯福跟前，不大客气地捧住他的头，把它向后仰一点，以减少颧骨上和颈项上的皱纹。

她还是没能看到她想象中的样子。于是，舒玛托娃放弃画脸部表情，而把注意力集中到领带和斗篷的皱褶上。她努力体现领带的色彩和深蓝色斗篷很自然地披在身上的风度，就像老一代艺术大师在画中所表现的那样。

罗斯福也感到画家今天的工作不大顺手。

“按好莱坞的说法，我今天好象不大上镜头。”为了缓和气氛，他俏皮地说。

“不要紧，我们还有时间。”舒玛托娃连忙答道，“当然，我指的是我的时间，”她马上不好意思地纠正着自己的话，“假如总统先生没有急事的话……”

“我没什么可着急的。”罗斯福忽然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

“是啊，你在休假，”舒玛托娃接口说，“在这种超人的繁重工作之后，你有充分权利……”

“是的，我在休假，”罗斯福慢悠悠地说，停了一下，又说，“人们在提出辞呈之前，总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休假。”

他轻轻地、若有所思地说，但这句话听起来却好象从远处传来的闷雷。

露西吃惊地瞧着总统。玛格丽特·萨克利试图把它看作是一句笑话。

“你打算当一名失业者？”她温和地问，“你想念三十年代初的生活？”

总统没有作声，他那显得沉重的，有点浮肿的眼睑半闭着。他似乎处在一种似听非听，似看非看的恍惚状态。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戴西（总统这样称呼玛格丽特）的话确实使他想起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席卷全国的那次可怕的危机。

戴西又问了一句，她想把总统从他突然陷入的这种沉思中引出来。“不，”罗斯福摇摇头，说，“我不想当一名失业者。”

“那么你想干什么呢？”戴西还在打破砂锅问到底，她高兴的是总统终于回到谈话中来。

罗斯福注意地瞧着戴西，非常严肃地说：

“如果完全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愿领导联合国。战争眼看就结束了。现在提上日程的是：世界的前途。不过，”罗斯福笑了笑，“我还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让我干这个。”

大家松了口气，总统又谈笑风生了。

正当这时，总统的秘书比尔·哈西特走进客厅。他手里捧着一叠文件、信件和邮件。不言而喻，华盛顿的航班来到了。罗斯福抓着椅子的扶手，打算站起来，他笑眯眯地迎着哈西特说：

“到底来了，飞机出了什么事？”

“华盛顿昨天大雾。”哈西特答道，“直到‘开了天窗’飞机才起飞。我同飞行员谈过话了。”

“哦，我还以为他碰到了德国歼击机哩。”罗斯福诙谐地说。

“他们顾不上到这儿来了，总统先生。”哈西特用同样的声调回答着。

“唉，这该死的‘天窗’总算开了。”罗斯福叹了口气，指着哈西特手上那一大叠邮件补充说：“还可以在这儿阅读一个小时。”

哈西特把邮件统统放在总统椅子背后的书桌上，转身走了出去，一会儿功夫，他拿来一张矮矮的斜面写字台，放在罗斯福的腿边，然后摆上墨水瓶、笔、还有几份剪开了口的文件。

罗斯福埋头阅读。舒玛托娃庆幸这一来至少还有一个小时可以由她支配，于是重新开始工作。

罗斯福翻阅了第一批文件的内容，面色不悦。其中一个封套中是关于任命邮政局长的命令。按照美国惯例，他们应由总统亲自任命。罗斯福在一些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全名，有的只签姓名的

缩写“富·德·罗”。哈西特把签过字的文件从桌上拿起来摊到地板上。

“对不起，”他看到舒玛托娃迷惑不解的目光，解释说，“得让这些湿衣服吹干了才收起来。”

“湿衣服”指的是总统刚签过字的官方文件。

总统签署了一项国会通过的、给予一家农场以贷款的法令。接着是关于给那些在欧洲战场上立功的官兵授奖的命令。总统满怀激情地签上自己的全名：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哈西特继续把那些“湿衣服”摊到地板上，又把字迹干了的纸张收起来。他无意中发现，每当总统签署全名的时候，他的手在颤抖。

最后，桌面上空了，地板上的文件也已收得一张不剩。罗斯福问道：

“完了吧？报纸待会儿再看吧。”

“先生，昨天您吩咐，还有一份没有签过字的文件要交给您。”哈西特答道。

“还有什么文件？”罗斯福不耐烦地问。但是马上收住了口，他想起来了，哈西特指的是给斯大林的复信。一周前，苏联领导人寄来了一封简短的、充满怨言的信。

罗斯福不会不知道，感到屈辱的不仅是斯大林，而且是整个苏联。这里指的是在瑞士伯尔尼举行的西方盟国代表同法西斯德国举行的秘密谈判。谈判的内容是德国想背着苏联同英美单独媾和。

罗斯福给斯大林的复信昨日就写好了。后来修改了几个段落，最后索性全部重写。

罗斯福不仅在信件来往中，而且在直接会晤时（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仔细研究了斯大林。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同这个对手之间尽管有严重的分歧，但是终究建立了友好的、甚至是信任的关系。斯大林既是一个厉害的、直线条的、毫不通融的对手，同时又是温和